

# 以拉康的主体理论解读《觉醒》

江云琴

(普洱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摘要]**《觉醒》中的女主人公埃德娜不满足于她为人妻为人母的生活现状,于是尝试着在身体欲望的解放和浪漫爱情中探寻一种新的自主的生活,但最终却走上自杀的道路。从拉康的主体三界理论来看,埃德娜经历了以下三个层面的心理历程:试图摆脱象征界大写他者法则所界定的社会化的角色,沉迷在想象界中身体感官的愉悦和爱情的幻象,面对实在界主体结构中心的“空无”,走入大海,试图回到生命最初的他者——母亲的怀抱。

**[关键词]**拉康;《觉醒》;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6-0102-04

## Interpreting on *The Awakening* in Terms of Lacan's Subject Theory

JIANG Yunqin

(Puer College, Puer, Yunnan, 665000, China)

**Abstract:** Edna, the heroine of *The Awakening*, wa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of her life as a married woman with two children, therefore tried to explore a new and independent life through the liberation of her sexual desire and romantic love, but she ended by killing her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an's theory of the three orders, Edna has gone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journey for three aspects: trying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ocialized roles set by the Other in the symbolic, seeking solace in the imaginary order of sensual pleasures and romance, and finally, facing up to the void at the core of the subject and walking into the sea to attain a union with the Mother.

**Key words:** Lacan; *The Awakening*; the symbolic the imaginary the real

《觉醒》是美国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代表作品。在美国19世纪下半叶,凯特·肖邦汲取她在美国南方十多年的生活经验,以她熟知的路易斯安那州克里奥尔人的生活经历为写作对象,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地方特色小说家。但她并没有一味理想化旧南方,或者停留在浅层的地方风土人情的描写上,而是始终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她所见的南方生活,尤其是女性的内心精神生活。“不管是在圣路易斯、新奥尔良还是路易斯安那,她所见的都是个体情欲与传统社会规范对人的欲望,尤其是女性性欲的压制而产生的冲突。”<sup>[1]529</sup>

《觉醒》中主人公埃德娜正是这样一个试图从

传统观念的桎梏中突出重围的女性。她生活在当时社会的中上阶层,物质生活丰裕,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随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埃德娜逐渐不满足于社会传统规范定义下的贤妻良母的生活。于是,她一步步尝试挣脱无爱的婚姻,在身体欲望的满足和爱情的幻象中探寻一种新的自主的生活,可是最终她却走上了自杀身亡的道路。这一悲剧背后的心理动因令人深思,本文从拉康的主体三界理论着手,分析埃德娜试图逃避在象征界能指之网中异化的存在,而沉溺在想象界镜像认同所带来的虚幻满足中,幻想破灭后,最终投身大海试图返回最初与母体融合的状态。

收稿日期:2015-03-17

作者简介:江云琴(1981-),女,江西鄱阳人,普洱学院英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 —

拉康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其思想不仅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心理分析,影响更是遍及文学、电影、社会理论等等多门人文学科领域。他将人的主体性分为三个层面: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在想象界,婴儿和母亲处在一种融合一体的状态,父亲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婴儿和母亲的二元关系。这个“第三者”父亲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上承担父亲角色,代表父亲对乱伦发出禁令的人,被拉康称为大写的父亲或父亲之名。面对父亲的威严震慑,幼儿被迫把对母亲的欲望转化为对父亲之名所代表的父亲法则的认同,从而由想象界进入了象征界。

象征界中大写的他者占据首要地位,人成为说话的主体就意味着接受大写他者的调控。它是一条无限滑动的能指链,是先于人而在场的符号网络和社会秩序,犹如“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它支配着我们的无意识,把我们捕捉在内。”<sup>[2]87</sup>身处这张能指之网中,埃德娜的主体身份成为一系列转换的能指符号:女人,妻子等等。首先,人经过俄狄浦斯情结走进象征界就意味着成为了具有特定性别身份的主体,并体现出特定社会和文化对该性别身份所赋予的特征和意义。父权社会普遍认同的男性角色是主动的欲望主体,对女性的定位则是被阉割的、被动的、他者的欲望对象。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性别角色的定位取决于主体与能指菲勒斯的关系。菲勒斯象征着缺失,它从来不存在,是个体想象中能满足母亲欲望而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父亲被认为是拥有菲勒斯的人,男孩认同父亲这个角色,把自己定位为是拥有菲勒斯的人,从而拥有欲望的对象。女孩认同自己成为菲勒斯,从而成为他者欲望的对象。婚前,埃德娜有过几个爱慕的对象,其中一个悲剧演员尤其令她着迷,但就在她处于这种热烈迷恋当中时,她选择了跟现在的丈夫结婚。原因很简单,“他对她一见倾心。他诚挚急切地向她求婚,极其热烈。他取悦了她,他的全情投入使她感到满足。”<sup>[3]548</sup>婚后她意识到自己开始喜欢上丈夫,但令她尤其感到满意的是这喜欢不包含任何激情和过分热烈的成份。因为这种父权社会所定义的被动女性角色,埃德娜感到“作为一

个受到丈夫崇拜的忠实妻子,她是带着某种尊严接受了她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同时永远关上了通向浪漫和幻想的大门。”<sup>[3]548</sup>

此外,社会用来界定埃德娜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能指称谓是妻子。父权社会所定义的婚姻关系中,男性处于中心的权威的地位,女性则处在边缘位置,甚至被物化为财产和工具。埃德娜的丈夫正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化身。他们的婚姻处处打上父权社会规则的烙印,而少有内心的交流与情感的慰藉。他从不吝啬给妻子和孩子的各种花销用度,因此是众人眼中的好丈夫。对购置家居用品来把他们的家装饰得漂亮得体,他更是慷慨大方,所以引来其他主妇的嫉妒。这些标准的模范丈夫的行为,不是因为他对妻子或对家的爱,而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属于他。”<sup>[3]573</sup>他经常在家里四处转悠,端详属于他的每一件物品,感到无比的欢欣。在这位理想丈夫的眼中,埃德娜也是他的“珍贵私人财产,”<sup>[3]536</sup>与一件家具无异。为巩固她丈夫的生意和社会地位,每个星期二埃德娜都打扮得端庄得体在客厅接待他的社交伙伴。“这是她结婚六年以来,像宗教仪式一样,一直虔诚遵守的安排。”<sup>[3]573</sup>在规则强大的惯性下,埃德娜对丈夫的顺从都已经成为习惯,“没有任何屈从或俯首听命的感觉,只是不假思索地像每天走路、移动、坐下、站起一样,履行单调生活所要求必须要做的事情。”<sup>[3]558</sup>埃德娜写信告知丈夫,她要搬离他们的家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唯一、首要的是她贸然行事可能引起人们对她本人财务状况的议论,从而影响他的生意。鉴于此,他以一个生意人的冷静机智迅速采取相应对策化解了这场个人经济信用危机。

## 二

6至18个月期间的婴儿看到镜中或从其他途径,比如母亲眼中投射出的他的影像是协调完整的,相比之下,对他自己的身体他却不能完全支配,他开始在想象层面上认同这个镜中像就是他自己,因此形成完整的“自我”的概念。可是镜中像并不是婴儿自己,而是一种“理想自我”的幻象。想象界即指这种基于镜像认同之上的自我建构,在想象界中,婴儿与母亲处于融合一体的二元关系中,直到父亲的介入,婴儿才压抑对母亲的欲望而转为接受父亲的法则,从而进入象征界。但是想象界中完整

和谐状态的失落将伴随人的一生,主体将在象征界不停地追逐一个又一个小他者以试图找回最初的完整和统一。同时,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依赖与他者的想象认同,因此,“想象界不是个体经历之后随即摆脱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始终处在个体经验的核心。”<sup>[4]31</sup>

与自身身体的自恋认同是镜像时期最基本的关系。“由于象征秩序的在场,想像的迷惑反而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作用在人类身上。爱、性吸引、性行为等等这些人类身边最基本的现象,无一不是想像迷惑的结果,无一不带有自恋的特征。”<sup>[2]50</sup>镜像时期大约与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前期一致,这一阶段婴儿尚未掌握语言,流动、多形态的性欲力比多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外部对象,而是投注于自身身体的各个部位,“欲源带(嘴、肛门、生殖器、眼睛、耳朵)和内向知觉与外向感知的交汇地带——手、特别是手指、脚、脸、七窍和皮肤表面。”<sup>[5]46</sup>在格兰德岛上,夏天明亮的阳光、温热的海风、柔软的沙滩,还有不断响在耳畔的海浪声一起唤醒了埃德娜身上的所有感官细胞。触觉、嗅觉、听觉等等都被激活,自由释放的畅快让她想起童年的夏天在一望无际及腰身的草坪中奔跑,感觉就像在绿色的海洋中畅游。在安托万夫人的农舍里休息的午后,闻着萦绕在床上的月桂花香,“她伸展着有点酸痛却有力的四肢,用手指梳了梳她蓬松的头发。她抬起圆润的胳膊,两只手臂相互摩挲着,像是第一次发觉似的,细细地看着自己细腻又富有弹性的肌肤。她两手舒适地抱着头,就这样睡着了。”<sup>[3]562-563</sup>埃德娜表现出的这种“自恋甚至是自发性欲的特点”<sup>[6]1</sup>体现了在想象界人与自身身体的密切关系。在遇见阿罗宾之后,埃德娜的情欲被唤醒,虽然她所爱的另有他人,但对于身体欲望的满足她并不感到“羞耻或后悔。”<sup>[3](p.600)</sup>不再是社会常规定义下他者欲望的对象,此时的埃德娜成为了欲望的主体,把性欲力比多投射在阿罗宾身上,热烈回应他的吻。情欲的流动使得她身上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变化,不再是以前无精打采的模样,而是像“一只在阳光下刚刚苏醒过来的美丽而光滑的动物,”<sup>[3]589</sup>浑身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想象界自我通过与他者的认同而获得一种身份,形成完整的自我概念在相爱的人身上清楚的表现出来。在激情的驱使下人们容易为对方赋予想

象的价值,从而获得和对方的一种想象关系,通过这种想象认同而达到自我形象的统一。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是对的,满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当中,只有那个人恰如其分地填补上了自己内心的空缺,使我变得完整。在格兰德岛上,埃德娜与罗伯特每天相处而日久生情。当罗伯特突然宣布要远行去墨西哥时,她感到心中涌动的情绪和她曾经经历过的迷恋的征兆是一样的,才意识到“她充满激情,刚刚被唤醒的自我所要求的,她得不到了。”<sup>[3]570</sup>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要求正是想象界婴儿对母亲或镜像中的他者发出的,它可能要求食物、水、玩具等等,可是在场的要求对象背后,总有一个不在场的东西,那就是妈妈的爱。“要求本身无关满足,针对的是在场和不在场,基于最原始的与母亲的关系……要求把他者设想为有权满足或剥夺他一切需求的对象,这一特权勾勒出他者也无法给予的东西,即爱,的极端形式。”<sup>[7]</sup>

### 三

实在界并非“现实”,因为人眼中的现实都是通过语言的符号化网络来构建的,它与“现实”相反,是存在于主体中心抵制符号化的内核。“它是做梦般的想象和象征统治中突然出现的断裂。在那超现实的真实瞬间,他者的统治失效,面具脱落,作为伪主体的人成为一个空无,一个创伤。”<sup>[8]92</sup>能指的大网在象征界无处不在,但主体的存在也始终包含着象征化活动无法驯化的实在。尽管从很早开始,埃德娜就开始意识到她所过的是“外表顺从,内心质疑”<sup>[3]544</sup>的双重生活,在格兰德岛度假初期,她开始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从她意识的深处滋生出来。因为丈夫的刁难而产生口角本是寻常事,但在格兰德岛的那天晚上,埃德娜却禁不住泪如雨下。一天晚上,生性孤傲的钢琴家雷西小姐特地为埃德娜弹奏了一曲,她在钢琴键上敲出的音符一响起,埃德娜旋即“感到脊背上从上到下一阵阵强烈的震颤……内心深处的强烈情感被唤醒,冲撞着、击打着她的心灵。”<sup>[3]554</sup>在这一神圣的瞬间,雷西小姐用灵魂弹奏的钢琴曲打断了象征秩序的统治,使得埃德娜从现实世界铺天盖地的符号网络中暂时挣脱出来。伟大的音乐此时作为无限延伸能指链中断裂的一环,指向她不能被象征化活动完全吞噬的实在。被象征秩序压抑的力量也突然得以释放,

“她颤抖着,哽咽着,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sup>[3]554</sup>当她与罗伯特的爱情幻灭时,象征的秩序和想象的虚构同时解体,埃德娜再次与实在界的断裂不期而遇。在此时她的眼中,丈夫无足轻重、不值一提,孩子只是要剥夺她的自由,奴役她的灵魂,满足她身体欲望的阿罗宾可以被任何一个人代替,终有一天罗伯特也将对她不再重要,对他的记忆也会随之消失。抛弃象征界大写他者对她作为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定位,同时不再沉迷于想象界的理想对象关系,双重减法把主体还原为空缺。在无意识的驱使下,埃德娜再次回到格兰德岛的海边。

大海常被人比作母亲,因为它给予人母亲般博大深沉的爱与慰藉,大海也常被人视为故乡,寄托着人对回归生命最初圆满无缺状态的渴望。“埃德娜第一次感受到‘大海不停歇的呼唤’是在第四章中,与她丈夫并非恶意的不足相比,大海的母性使得她泪流不止。”<sup>[6]4</sup>此后的日子里,大海迷人的波涛声和轻柔的触摸感始终萦绕在她的心间,挥之不去。此时,眼前的大海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她仿佛再次听见了海浪的召唤,“大海的声音充满了诱惑力,无休无止,时而低吟,时而高亢,时而细语,呼唤着灵魂来到它孤独的深渊。”<sup>[3]624</sup>在想象界,父亲的介入结束了婴儿与母亲融合一体的状态,这种最初圆满的丧失驱动了主体欲望的历程,它将不停追逐一个又一个欲望对象以接近最初的完满融合。此刻的大海成为一座桥梁,引导着埃德娜通向那生命最初的无缺无失的圆满。她脱掉所有的衣服,走进大海,感受到海水母亲般温柔而亲密的拥抱,“如此的美妙!她感觉像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来到了一个她不曾知道却又如此熟悉的世界。”<sup>[3]624</sup>

埃德娜不满足于象征界大写他者法则所界定的女性及妻子的社会角色,试图在想象界和小他者的对象关系中寻找安慰。在想象界小他者的迷惑和象征界的统治秩序都暂时失去效力的瞬间,面对主体结构中心的“空无”,她选择了走入大海,试图回到生命最初的他者——母亲的怀抱。

在想象界人通过与小他者想象的认同而形成统一完整的自我的概念,本己的自我建立在与他者

的误认的基础之上,因此包含了异化的特征;同时,这种想象关系也把二者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相互定义的格局中。拉康认为个体必须走入象征界,只有在象征界人才能成为社会性的人。人一旦进入象征界,就意味着参与能指的游戏,受大写他者体系的支配,在能指链的转换中进一步异化而再也不能回到生命最初与母亲合而为一的状态。五光十色的想象认同和能指的不停转换构建起连续的、稳定的现实感,但是,在想象和象征编织起来的现实之网的断裂之处,现实的假象被暴露,实在“在主体的不在场和力图在场的不可能性中呈现。”<sup>[8]</sup>面对主体的空缺,实在的“不可能”,觉醒后的埃德娜选择放弃主体性而回归母体,人之为人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依照想象和象征,向上推主体性这块大石头,”<sup>[8]91</sup>在能指的交互关联之中寻找意义的踪迹。

#### 参考文献:

- [1] Baym, Nina.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7th ed Vol C*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529.
- [2] 黄作. 不思之说: 拉康主体理论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50 - 87.
- [3] Chopin Kate, *The Awakening*, Nina Bay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7th ed Vol C*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 [4] Homer S. *Routledge Critical Thinkers: Jacques Laca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31.
- [5] Grosz E. *Jacques Laca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46.
- [6] Bloom H. *Kate Chopin: Modern Critical Views* [C].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7.
- [7] Lacan J. *écrits: A Selection* [M]. Alan Sheridan,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219.
- [8] 张一兵.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晚期拉康哲学思想评述 [J]. 学术月刊, 2005(1): 90 - 99.

责任编辑: 李珂